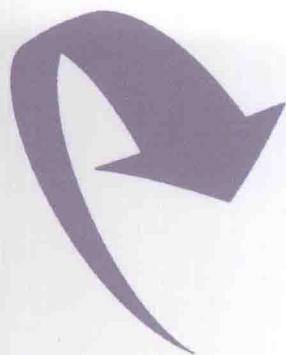




天外“求索”文库



RENZHI YUYANXUE:
PIPAN YU YINGYONG

认知语言学： 批判与应用

赵彦春◎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资助（项目编号：04XYY003）

认知语言学：批判与应用

赵彦春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认知语言学：批判与应用 / 赵彦春著.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4.10

(天外“求索”文库)

ISBN 978-7-310-04649-2

I. ①认… II. ①赵… III. ①认知科学—语言学—研究 IV. ①H0—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0465号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94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河北昌黎太阳红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4年10月第1版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

230×155毫米 16开本 26.25印张 2插页 376千字

定价：52.00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天外“求索”文库

天外“求索”文库编委会

主 任：修 刚

副主任：王铭玉

编 委：余 江 刘宏伟

前 言

研究者之于语言，就像行者坠入泥潭而不能自拔！

对于语言，除非死记硬背一些教条，你很难获得十分确定的知识。研究者即便一辈子呕心沥血也很难给出一个自己满意也让别人满意的结论。语言就是这样，而关于它的探索，自其发端之后就未曾停止。

语言是意义的表征，而语言是什么？意义又是什么？这些问题人们已问了千万次，可我们不免还要再问，因为谁涉足语言学谁就回避不了它——亘古如斯，一如既往。而这种追问本身对人类又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很难想象其他物种会对自己的“语言”如此追问。语言的起源和本质这类问题，不知挑战了多少高智能的大脑，但一直都悬而未决。迄今，人类虽经百般诉讼可就连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也还没能达成一致意见，比如：语言是什么、词义源于何处、词类是否存在，等等。这类问题不管谁说它无用，乃至无聊，研究者还是孜孜以求，锲而不舍——也许，语言不同于它的显现，正像柏拉图所说：“世界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

20 世纪初，索绪尔把语言与世界割裂开来，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是一门被称作“为语言而语言”的学科。但是，语言绝非语言学所专有，哲学、逻辑学、心理学、神经学、人类学、人工智能等等，无不把它作为核心问题。这些学科与语言学并行发展，并相互借鉴。索绪尔拟定的语言学基本上是以符号为基点的元理论。此后，语言学以此为基础在结构和功能方面的研究迅速地丰满起来，形成了形形色色的形式学派和功能学派。的确，近百年的历史见证了它爆炸式的增长。如今，语言的分相学科、交叉学科、边缘学科，加起来少说也有几十种了。那么，诸如此类的“学”，属于同一领域

还是不同领域？就看你怎么看了。话又说回来，如果没有语言，什么东西能为我们所认识呢？在此意义上，宇宙中的一切，乃至宇宙本身，都分享了语言，所以一切都关涉语言这一大学之道。

当然，我们还不能说与语言相关的一切都是语言学。我们必须给语言学划定一个界，尽管这界很不好划。后现代语境下的一些语言学派，出于瓦解本质的需要有意无意地模糊了本已存在的“界”。这虽不乏解蔽之功，却致使其研究的许多层面趋向于含混与弥散。不错，世界是混沌的、全息，但是人们还是要划定语言的界以及语言研究的界。只是由于圈画得不同，便出现了不同的“语言学”。语言的蹊跷之处，在于它既朴实又艰深。同一领域，哪怕是同一阵营的研究者，如果研究的专题不同，彼此之间便难免产生隔行如隔山的感受。

围绕语言问题，自古希腊以来一直贯穿着自然论与规约论、唯实论与唯名论、唯理论与经验论、内在论与外在论的纷争，研究范式也几经更替。其间还有不少学说和理论竟像湿地的蚊子一般生生灭灭。可是，随着研究的推进，我们对这古老的问题似乎更难把握，更不知道“语言”、“意义”为何物了。当今，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都朝极致处发展，其所追问的虽然是同一对象，可“答案”却是截然不同的——他们采取了完全对立的立场。这两大阵营，在各个层面的冲突已几乎不可协调。这还不仅仅表现于认识论和方法论，学术立场的对立有时还会导致感情上的隔膜和纠葛。真不知这是人类理性的进步还是倒退。至少可以这样说，曾有不少研究者在混乱中失去了方向，就像把自己交给了上帝，凭着信心朝着心中的迦南地磕磕绊绊地走去。

简单的问题却拒绝简单的结论，这就是语言学的特征。就连语言的功用——表达意义这一最根本、最普通的问题，都很难有一个明确的说法。半个世纪前，奥格登和理查兹曾不厌其烦，搜罗出“意义”的23种定义。几乎每一种定义都代表一种观点，我们扳一下手指就能数出一大串意义理论来：指称论、观念论、用法论、关系论、行为反应论、概念论、情景论、真值条件论、现象学语义论、解释

学语义论、结构语义论、认知语义论。而这些理论大都是 20 世纪几十年内提出的。学术观点的光怪陆离，既说明研究者的活跃，也说明语言本身的诡谲。除“上帝”之外，恐怕谁都难看清这语言的真面目。如果有自嘲的雅量，那么也可以说我们还在演绎着“瞎子摸象”的故事。

不过，这一切都不值得沮丧！回顾语言研究的发展史，我们还是在整体地向前推进着，尽管暂时的倒退有时也是难免的。虽然研究者对基本问题的分歧越来越大，但各种理论模式相比照，许多问题都日趋明朗了，我们对于语言的认识也越来越系统、越来越精细了。而且，当学术的分歧走到极致，新范式就呼之欲出了。关于语言的研究未曾停止，也不会停止。语言研究者似乎于冥冥之中领受过什么神圣的使命——别人看来毫无用处的东西，他却愿为之倾注一生心血。他是介于神人之间的撒旦，是盗取火种的普罗米修斯——不服输是他的品性，他执意要解开语言的密码，以智慧之光照亮人间。

如果我们将目光投向原始的起点，再扫一眼研究者追索的路程，我们会发现绵延两千多年的“之”字形的曲曲折折。这是语言探索历程的记录，也是探索者百折不挠的印证。

放眼历史，我们看到了西方语言学研究的历时演进：

- (1) 传统语法（古典语法、中世纪语法、学校语法）
- (2) 语文学（历史或比较语法、音变语音学）
- (3) 心智主义描写语法（欧陆结构主义）
- (4) 物理主义描写语法（英美结构主义）
- (5) 逻辑语言学（代数、运算、转换生成语法）
- (6) 系统功能语法（英国功能主义）
- (7) 计算语言学（人工智能）
- (8) 认知语言学（认知科学和心理学，认知语义学）

研究范式的转换是有规律的，主要表现为对本领域范式的反叛，对同时代相关学科成果的吸纳，以及对以往理论的复归。对本领域范式的反叛，体现为共时的争讼与批判；对同时代相关学科成果的

吸纳，体现为跨界的信息交流；对以往理论的复归，体现为历时的反刍与体认。语言学发展的总趋势是螺旋上升的，尽管有时也难免会跌入理性的低谷。近代发生的范式转变可以说明这种嬗变关系：

(1) 索绪尔对语文学的反动，对“摩迪斯泰”(Modistae)语法的回归，对德克海姆、惠特尼、喀山学派、弗洛伊德的借鉴，创立了心智主义描写语法的理论体系。

(2) 布龙菲尔德对心智主义描写语法的反动，对语文学的回归，对巴甫洛夫心理学的借鉴，创立了行为主义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3) 乔姆斯基对结构语言学的反动，对心智主义的回归，对胡亚特、卡德沃斯、笛卡尔等理性哲学家的借鉴，创立了生成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4) 莱考夫等对生成语言学的反动，对经验主义的回归，对认知科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学科的借鉴，创立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体系。

我们还不能说谁掌握了真理，只是认识到自己对前人的结论只有尊重而不能盲从了。自然与历史赠予我们一副望远镜和一副显微镜，去探测语言的“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我们的讨论以最近的发展——认知语言学为起点，逆向追索，而后回落于它。我们对它的挖掘和应用，意欲达到两个目的：

(1) 理性的重塑，以利于语言科学的健康发展。

(2) 认知规律的整理，以利于语言教学实践的纵深掘进。

这两方面的理路将汇聚于与教学密切相关的词典学的认知探索，而这种汇聚还有可能催生语言学新范式的产生，这就是兼顾内在论和外论、贯穿语言系统和语言应用的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

词典学以汇聚语言知识为旨归。它是一门谦逊的学科，不可能喊出什么极端的口号。它只能中和地对待语言，必须不偏不倚，对语言进行合理的归纳和精细的切分，虽然它必须思考同样的简单之玄：语言是什么？意义是什么？它也必须认真地考察人类关于语言的一切思考，就当前而言，它尤其要从认知语言学、生成语言学、

结构语言学的假说和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

词典，表面看来不过是记录词汇的单子——它的确确实担当过这样的角色，如公元前 5 世纪的希腊语词汇表。随着语言学领域和词典学本身的发展，词典渐渐演变为人类语言知识的总汇——宝典、全书之类都是它的延伸，而充当语言教学和机器翻译的工具等等只不过是它的功能性体现。

从古希腊对词的分类到眼下正进行中的语言学研究，各家各派的语言学理论无不在词典中留下探索的身影。当然，各家各派的理论不完善，词典的深层问题也就不会完善。不过，词典学不会局限于一家之言，而是采取了更客观、更宽容，同时也更尖刻的态度——因为这是沙里淘金的工作。

作为知识的载体和认知学习的工具，词典的结构和功能逐渐完备，并产生了许多新类型。词典学对语言学理论的应用是自觉和自发的，它同时也反馈于语言学研究，催生新的学科分支或范式，比如菲尔默的“框架语义学”就发端于他对机读词典的研究，而“框架结构”又为乔姆斯基所借鉴，提升为人类语言的一个普遍法则——投射原则。鉴于学科的渊源、交叉与融合，我们就不会机械地看待一个学科了。词典必须对各派语言学理论和自身的发现进行充分协调，使之和谐、圆通，而且在理性和功用层次上尽量及时更新语言知识——结构的和功能的。

词典学家隐身于词典之后，与其说是爬罗剔抉，毋宁说是汇集人类的真知；与其说在精益求精地耕耘，毋宁说在筚路蓝缕地开拓。这一切一切的努力，旨在促使人类的知识系统不断递归。

著者

2014 年 4 月

目 录

第一章 对认知革命的深层关注	1
1.0 绪论	1
1.1 人类认知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	3
1.1.1 语言——大言与小言的统一	4
1.1.2 认知语言学——认知画面的前景	9
1.2 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渊源	12
1.2.1 语言与认知的传统探索	13
1.2.2 认知重新进入语言研究视野	18
1.2.3 认知语言学的最终形成	20
1.3 认知语言学的内涵和研究对象	23
1.3.1 对认知语言学学理基础的再认识	28
1.3.2 认知语言学中的基本命题和概念	32
1.3.3 句法语义的关系——对认知语法的逻辑探寻	38
1.4 对认知语言学理论定位的思考	43
第二章 语言能力——认知因素的协同	48
2.0 绪论	48
2.1 隐喻能力及相关能力的界定	51
2.2 处于有限无限之间的语言能力	56
2.3 语言能力的内在性体现	60
2.3.1 体现于语义三角的词汇能力	65
2.3.2 语言能力的机制性体现	76
2.4 语言学习障碍的清除	84
2.4.1 语言迁移问题及化解	84
2.4.2 石化现象问题及化解	87

2.4.3	语据呈现方式的革新	89
2.4.3.1	引入隐喻机制	94
2.4.3.2	引入隐喻式创造性思维	94
2.4.3.3	引入隐喻的形象化效应	98
第三章	两种范畴观的对立及作用范围	100
3.0	绪论	100
3.1	范畴与范畴的争议	102
3.1.1	两种范畴观的龃龉	102
3.1.2	分类的动物与构拟的世界	105
3.1.3	认知语言学的认知范畴	107
3.1.4	范畴的实质和范畴化含义	112
3.2	范畴的本质与现象	114
3.2.1	经典范畴理论的超拔	115
3.2.1.1	本质之于范畴	117
3.2.1.2	思维的范畴而非感知的范畴	121
3.2.1.3	边界的确定性和成员的平等性	123
3.2.2	原型范畴理论的渊源及局限	125
3.2.2.1	家族相似性问题	126
3.2.2.2	原型理论问题	131
3.3	范畴理论关键词阐释	136
3.3.1	所谓“明晰”与“模糊”	136
3.3.2	所谓“连续体”	142
3.4	范畴化的深层分析及是非之断	143
3.4.1	“簇模型”与范畴化问题	143
3.4.2	“整数”扩展与范畴化	147
3.4.3	范畴的根本问题	151
3.4.3.1	原型与范畴的理论定位	152
第四章	非范畴化与隐喻问题	157
4.0	绪论	157
4.1	隐喻的普遍性与作用	159

4.1.1 隐喻与隐喻机制在语言中的定位	160
4.1.2 隐喻与明喻、转喻等辞格的归并	165
4.2 西方隐喻研究史回顾	167
4.2.1 从“修辞”到“认知”	169
4.2.2 对隐喻定义的评述	174
4.3 对隐喻本质的再思考	181
4.3.1 对传统隐喻实质观的质疑	184
4.3.2 替代理论问题	185
4.3.3 比较理论问题	186
4.3.4 “替代论”与“比较论”所涉及的范畴问题	188
4.3.5 互动理论问题	191
4.4 认知范式中的隐喻	193
4.4.1 隐喻与认知的关系	193
4.4.2 隐喻的认知模式	196
4.4.3 隐喻的时空映现	198
4.4.4 隐喻的概念—词汇化过程	203
4.4.5 语法隐喻中的隐喻	206
4.5 隐喻的认知功能	208
4.5.1 人类组织概念系统的基础	208
4.5.2 人类组织经验的认知工具	210
4.5.3 认识事物的新视角	213
4.5.4 隐喻的类推说理功能	215
4.6 隐喻与词义变化	216
4.7 隐喻研究及其在语言体系中的定位	221
第五章 理据与无理据的张力	224
5.0 绪论	224
5.1 语言的“波粒二象性”	225
5.2 理据性问题	228
5.2.1 语音理据	230
5.2.2 词法理据	232

5.2.3	语义理据	233
5.2.4	像似性之于理据性	235
5.2.5	雅各布森对像似性的错误论证	238
5.3	任意性问题	243
5.3.1	对任意性问题的回顾	245
5.3.1.1	任意性的认识论基础	248
5.3.1.2	任意性的方法论内涵	250
5.3.1.3	对任意性问题的系统评价	254
5.3.2	任意与像似的辩证	258
5.3.3	符号任意性——以语言系统作参照	263
5.4	词汇——语义网络背后的理据	266
5.4.1	理据——词源语义学的根据	266
5.4.2	理据的连接功能——从“打”说起	268
5.4.3	理据与语义结构	270
5.4.3.1	理据与义项网络	272
5.4.3.2	“基本义”——义项扩展的起点	274
5.4.3.3	义项的扩展路径与网络	275
5.4.4	词汇——语义网络	279
5.5	理据研究的现实意义	280
5.6	理据/任意二象性概括性评述	284
第六章	语言范畴——语言系统中的单位与级阶	287
6.0	绪论	287
6.1	基于范畴的语言系统	288
6.2	对词义不同层面的关照	291
6.2.1	划定词位的必要性	293
6.2.2	义位在语言共时系统中的确定	297
6.3	语义组合原则问题	300
6.3.1	对组合原则界定问题的辩正	302
6.3.2	泰勒对隐喻式概念—词汇化的忽视	311
6.3.3	对语言修辞用法和语用解读的分析	314

6.3.4	非组合性的虚妄性.....	317
6.3.5	对整合观的理论判定.....	318
6.4	语言范畴的词典学应用.....	320
6.4.1	基本范畴的词典学处理.....	321
6.4.2	词典对词义两个层面的兼顾.....	323
第七章	对词义的认知处理.....	325
7.0	绪论.....	325
7.1	认知语言学参照下的语义问题.....	327
7.1.1	不同方法论对意义的不同把握.....	330
7.1.2	词义与词典释义的对接.....	336
7.1.3	认知结构对于词典编纂的意义.....	339
7.1.3.1	“框架”的界定与理论定位.....	340
7.1.3.2	“框架”的分类及“框架”对词义的制约和 调节.....	345
7.2	对百科知识的关照.....	349
7.3	认知意义对认知词典学的启发.....	354
7.3.1	语言框架和语言意义.....	355
7.3.2	语言框架的内部结构.....	356
7.3.3	认知意义与语言意义的张力.....	359
7.4	词典释义新框架及其内部结构.....	362
7.4.1	范畴与词典释义问题.....	365
7.4.2	词典释义的语义学根据.....	369
7.4.2.1	词典释义及相关参数.....	370
7.4.2.2	词典释义的不同类别.....	372
7.4.3	动词配价及词典释义方法.....	381
7.5	词典释义的现实性与理想化.....	388
参考文献.....		391

第一章 对认知革命的深层关注

1.0 绪论

在语言学领域，恐怕没有哪一方面的研究比认知语言学更让人激动了——这是摧枯拉朽般的淋漓尽致，是开辟疆域的豪迈与憧憬。的确，认知语言学打破了语言学研究的封闭系统，将人、语言与世界联结为一体，由此肇划了语言研究的新领域。那既有理论启发性又有功用价值的探索，着实让人振奋。

热望的对立面是冷静。学术需要热情的助推，然而学术的本质是理性的，它期盼着逻辑的冷峻与严苛。任何学说，都要求我们抱着既肯定又怀疑的态度，以便我们保持学术的清醒——理论的盲从就是理性的滑落。

我们在引进某家学说，并在应用中进行整合和创新之时，也不能不支起人类知识的坐标系对它进行省察，考虑哪些成分需要扬弃，哪些成分可资利用，又如何在新的起点上进一步升扬和推进。否则，我们的理论境界得不到拓展，理论的应用也就难免陷入低层面的糊涂了。

认知语言学是继结构语言学、生成语言学之后的又一次革命。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语言学界能够发生三次革命并在其他知识领域产生广泛而巨大的影响，实在是时代的骄傲！

虽然每一次学术革命都是在推翻现有范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是新范式未必能够真正地否定旧范式，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活动的深入，我们会逐渐体会到历史沉淀的魅力。如果我们能够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并尊重人类对语言的一切玄想、叩问和既有成果，那么各大理论的相互参照可以使我们对语言的本质、机制、

属性以及我们对语言的理解有一个更全面、更理性的认识，并由此获得可用于不同实践层面的理论工具。

本着对认知语言学进行挖掘和应用的态度，我们把它放到哲学的大背景之下，揭橥其学术源流并参照古今中外的语言理论，尤其是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对它进行长焦距的扫描与评述。

认知语言学的馈赠是丰厚的，尽管我们不能全部拿来。我们对它的应用研究体现在两个层面：

(1) 整理它向我们揭示的认知规律，以服务于认知词典学的理论建构和相关的语言教学。

(2) 对它进行纵深挖掘、考察与评判，以服务于更具解释力的理论建构，由此更好地利用语言的馈赠。

认知语言学系统地揭示了语言所蕴含的认知价值，而这正是结构语言学和生成语言学所悬置的。悬置法则是科学的理想化条件所要求的，但就语言本身而言，被悬置的东西需要在其他方面的研究中予以补足。在语言学的全域视野之下，认知语言学与生成语言学以及结构语言学刚好相互制衡、相互补益。

认知语言学就其设定的范围而言，已是成绩斐然，但它顺应后现代风潮，就难免趋向它去中心性的弥散。在它凸显泛时性的认知规律之时着意消除了科学所必要的分立，因此也就难免崩解外延与内涵、共时与历时之间的张力了。鉴于认知语言学的理论取向，我们一方面要对认知语言学揭示的认知规律进行系统整理和利用，另一方面也应担负起考订正邪、研核真伪、纠偏救弊的学术责任。当然，我们可以理解它的用心——它企图抹平现代学术条块分割所留下的沟壑。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德经》第四十二章）学术亦可偏废与失衡。而且，它与万事万物一样，只有在万物本原与各从其类的张力之间才能守住自身。

认知语言学既有解蔽之功，亦有遮蔽之弊，而去除其遮蔽则更显它的风姿。

1.1 人类认知观照下的认知语言学

认知语言学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早在泰勒斯（约前 624—前 547）那个时候人们就在阿波罗神殿的前厅上看到了“认识你自己”（Gnoti seauthon）的题词，但是两千多年的人类探索大多都是针对客观世界的——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以及运行其间的首要且普遍的原理。在西方，对主观世界（其最简要的表征即是“我”）的真正关注应该说始自 17 世纪的认识论转向，而肇始于 20 世纪初的语言转向在加快人类认知探索的同时也加快了对客观主义的颠覆。

认知语言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次转向的结果，自然也携带着它们的基因。代表人物莱考夫和约翰逊（Lakoff & Johnson, 1980, 1987, 1999）在经验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体验主义哲学，它是以人为基点的，即它以人的切身体验来解释语言，而这可以看作对阿波罗神庙上那句格言的响应。以人为本，这是对的——普洛塔哥拉（约前 481—前 411）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孟子（约前 385—前 304）则回应道：“万物皆备于我。”但是，以人为本并不是说要完全依仗感官，孟子同时也告诫我们要超越感官的局限：“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因此，对人本我们也应有一个本质的、全局的、均衡的认识，不可割裂其独到的内在结构和外在感知而有所偏废（参见图 1-1）。应该说，认知语言学在语言起源、语言机制和语言识解的解释上都偏向于外在感知，与生成语言学的内在论截然对立，它对感官的过分依赖与当前的后哲学语境是有着内在关联性的。维特根斯坦的游戏、德里达的延宕已成了后哲学的图腾，追随者大都顶礼膜拜，认知语言学加入朝圣的队伍也在情理之中。其实，后哲学的种种努力可以看作对赫拉克利特（约前 540 年—前 480）“万物皆流”这一悖论的注解。无疑，它很有道理，但却是不全面的道理。

不错，世界是绝对运动的，但是如果没有相对的静止我们又如何把握这个世界呢？所谓相对静止可以概括为芝诺（约前 490 年—前 425）的“飞矢不动”。公孙龙提出过相同的命题：“镞矢之疾而